

书写运河儿女的
青春华章

当镜头对准蜿蜒千里、流淌千载的大运河时，中国人心灵深处的文化基因和情感密码便被自动激活——这是电视剧《北上》带给观众最为真切、质朴和温暖的观剧体验。该剧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同名获奖小说，有着扎实的剧作基础和浓厚的文学底蕴。再加上诗意如歌的视听语言、准确的人物塑造和细腻的情感捕捉，让创作沉淀出历久弥新的芬芳。

以1901年的运河历史为序曲，以运河沿岸居住的几家人的悲欢离合以及几个90后的成长改变为主体故事，《北上》用影像勾连起百年来大运河的岁月更迭和沧桑巨变。“北”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坐标，更是人们心灵深处的精神航向。“北上”作为一种隐喻，预示着成长与突围，出走与回归，创新与希望。

《北上》为人们聚拢起一方物理天地，也建构着人们的心灵家园。古老又年轻的大运河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。“运”连接着国运、时运、水运和命运，而“河”里无论是顺流还是逆流，都会把全部的“运”汇入历史洪流。运河的码头浓缩了世间百态，运河的桥贯通了过去与现在，运河的船承载着悲欢与离合，依河而建的街巷、集市、商铺、住宅留下祖祖辈辈生活的痕迹。这些都提醒着人们，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运河儿女曾经活过、爱过、痛过、笑过。

为了更好地呈现运河故事，创作者适时穿插运河的全景镜头和长镜头，把运河的宽阔、绵长、灵动与秀美尽收其中。而运河沿岸匠心打造的拍摄场景“花街”，更让人沉浸在运河的气韵中。沿街摆摊的叫卖声、夜晚纳凉的小酒桌、马奶奶的油墩子、孩子们的恶作剧，伴着蛙声、蝉鸣、飞鸟和游鱼，流淌着江南独有的情致。在这一方小天地里，花街小院住着的几家人酿就如家人般的情义。马奶奶生病牵动着小院所有人的心，夏家炖鱼缺一把葱就去谢家借……这是属于乡土中国邻里街坊之间的朴素情感。

更进一步，《北上》对90后青年一代的世界观、人生观和价值观进行了敏锐的洞察和精准的捕捉。剧作没有走所谓残酷青春或者甜宠文学的老路，而是用几个家庭的少年勾勒出一代青年的集体风采，以流畅的笔触完成故事讲述。“花街六子”传承了父辈的情谊，一起见证彼此成长、感受时代变迁。他们就像一个大家庭里的兄弟姐妹，知荣辱、懂感恩、明事理、能吃苦，在成长的航线上虽历经风吹浪打却并未远离航道，而是锚定航标勇往直前。更重要的是，剧作里的角色有一种可贵且充满诗意的少年感。这种少年感来自角色的赤子之心，也来自青年演员可圈可点的表演。一方面，每个人物从外形到造型，从动作到气质都有较为鲜明的辨识度，从童年到少年再到壮年的成长历程有着脉络清晰、逻辑合理的人物弧光。另一方面，谢望和、夏凤华和马思艺等人年少懵懂的情感火花被处理得细腻且有分寸感。

大运河如同千百年来根植于中国人血脉中的精神纽带，是波澜壮阔的民族史诗，也是静水流深般的岁月感怀。《北上》里年轻的运河儿女赓续传承运河文化，用智慧与力量赋予大运河新的时代价值，谱写了运河新的华章。

据《光明日报》

要沉浸更要品质

近年来，沉浸式演艺以特有的场景感与参与性，赢得年轻人的追捧。沉浸式演艺火爆出圈，为繁荣文艺创作、促进文化消费带来何种启示，热潮之下是否有不可忽视的隐忧？通过近5年的实地调研，沉浸式演艺发展的内在规律与前景方向逐渐变得清晰。

目前市面上的沉浸式演艺主要有四类。

第一类是游戏剧场，包括剧本杀、密室逃脱。消费者在主持人引导下，以角色扮演和逻辑推理为核心开展游戏。这类是沉浸式体验，与“演艺”的关联度并不大。

第二类是长期驻演的演艺新空间剧目。位于上海亚洲大厦、第一百货、上海大世界、世贸广场内几十家“星空间”里的驻演剧目和杭州百越蝴蝶剧场的越剧《新龙门客栈》，剧目场景和观众席位有机融合在一起，观众步入演出空间即步入戏剧场景。

第三类是选择空间或专门为创作打造空间的剧目。如上海表演艺术新天地艺术节，根据新天地内的空间形态定制或改造作品；深圳蛇口戏剧节邀请创作者来到蛇口，在咖啡馆、文创园区等不同环境就地取材创作。王潮歌导演的《只有峨眉山》《只有爱》《只有河南》《只有红楼梦》等长期性旅游演艺项目也属于这一类。剧目内容与地域风景、文化、建筑体等紧密联结，投资数亿元的建筑是专为剧目和观众体验打造的空间。

第四类是观众深度参与型演出。如每场只有一名观众的《一个人的游戏》，开心麻花在地多驻演、由观众参与破案的《疯狂理发店》，观众边看演出边品尝美食的《玩味探险家》等，观众推动着内容的发展。

沉浸式演艺的火热，首先由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减压放松和社交娱乐的需求推动。沉浸式演艺剧目《不眠之夜》在上海已驻演8年，累计超过2100场，观众超62万人次，总收入超5.5亿元。据统计，2023年上海音乐剧演出场次占全国的37.8%，票房占46.7%，演艺新空间已成为场次主力，分布在写字楼、商场的演出更带动了餐饮购物住宿等消费。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的数据显示，过去游客在上海的停留天数为2天左右，丰富的演艺内容使这一数字增加到2.84天。

沉浸式演艺方兴未艾，向传统剧场输送了观众。据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数据，2024年上半年，上海100家演艺新空间完成演出活动9927场，吸引观众168.3万人次，演出收入共计1.47亿元。在爆款剧目和明星演员的吸引下，一些沉浸式演艺的观众逐渐进入大剧场，拓展了消费者的增量。新的消费群体对剧场服务也提出

了更高的要求，反推剧场更加关注观众的多元需求。

沉浸式演艺为更多年轻从业者创造了机会。北京中间剧场原艺术总监满顶创立“很难满意”戏剧工作室，制作出品多部剧目并运营位于上海亚洲大厦、世贸广场内的多个演艺空间。导演何齐和编剧胡璇艺成立“睡不好的工作室”，以前只有在戏剧节有演出机会，2024年起在上海世贸广场有了第一部商业驻演作品《秘密》……更多人才加入，更多创意汇聚，再通过观众的选择与市场的淘汰，优质节目才有可能保留下来。

对线下观演带动商业、旅游等多方面消费的期待与引导，进一步助推沉浸式演艺的快速增长。文化和旅游部明确提出建设“小而美”的演艺新空间，北京、广州、成都、长沙等地出台扶持演艺新空间发展的政策，驱动演艺新空间及沉浸式演艺的规模化发展。

从业者如何创作出更多适合当下消费者的精品剧目，让作品拥有更长久的生命力，恐怕是热潮之下需要冷静思考的问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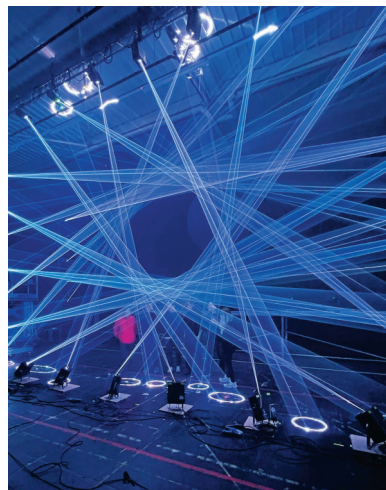
不能只追求沉浸的形式，而忽略演艺的品质。快节奏生活下，人们选择观看演出常常出于放松减压和娱乐的需要。但有的演艺剧目为了吸引观众，以低俗搞笑等元素迎合消费者。有的剧目则信奉“品位是流量的敌人”，只追求为消费者尤其是年轻人提供一时爽感的快餐产品。沉浸是表现的媒介，演艺为观众提供审美的对象，意味着艺术作品要有不可或缺的美好价值和精神营养，也意味着从业者有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。

小型项目成本相对可控，大型项目需理性预判。演艺新空间一般在原有设施的基础上注入演艺功能，且面积较小，投资大多有限。专门为剧目新建的大型设施投资以亿元计，如果撇开地价可能增值的因素，靠演艺节目带动文商旅消费的实际收入与巨额投入是否成比例，也是值得警惕的风险。

同质化、低水平重复会消耗观众的耐心，也将影响行业的长久发展。有的从业者追求一时热度、满足于贴上“沉浸式演艺”的标签，或者迷信高科技、大投资、特定场地、多感官体验。沉浸并非只是感官层面的感受，观众在剧场里用心感受舞台上的一切，精神上受到洗礼也是沉浸的一种。更长久和本质上的沉浸，是心灵的沉浸。

作为在空间与观演关系上创新的演艺形态，沉浸式演艺满足了不同人群的需要，正在市场竞争中经历大浪淘沙。产业与艺术是沉浸式演艺的两翼，只有双向奔赴，才能共生共赢。

据中国青年网

数字化如何助力
剧场艺术

当下，由艺术与数字技术共同书写的变革，正在重新定义戏剧的时空边界与美学形态。在数字技术赋能下，戏剧正从传统的镜框式舞台转向全域覆盖的体验场域。部分剧院打造的多现场联动模式，不仅实现了物理空间的同步共鸣，更构建起“云”端观众与现场演员的实时互动通道。

随着“艺术+科技”融合的深入，一些问题也逐步显现。其一，兼具戏剧审美与数字思维的人才比较匮乏，一些院团处于技术外包阶段，编导团队对技术应用的理解多限于“投影机+LED屏”的浅层嫁接。其二，产业链条松散，内容开发、技术研发、硬件生产尚未形成协同机制，集群效应尚未形成。其三，市场主体活力不足，相比影视产业建立起的电影重工业体系，不少戏剧演出单位仍在沿用落后的动作捕捉设备。

如何破局？政府层面可以根据条件设立数字戏剧专项基金，建设数字演艺实验室，重点攻关实时渲染、空间计算等关键技术。院团可以联合科技企业共建“戏剧元宇宙创新中心”，为院团创作提供技术支撑，打造更具沉浸感的体验。一些平台企业可以为中小剧团提供更低成本的技术解决方案，形成“政府主导、院团示范、多方协同”的创新机制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舞台艺术的数字化转型并非单向的技术移植，更包含对网络文化基因的创造性转化。2025年，某网络视频平台推出的跨年晚会以“二次元+传统文化”的形式“破圈”，催生出舞台艺术的“Z世代表达语法”，让传统舞台艺术以新潮的方式走进年轻人。

此外，网络文学提供的庞大IP资源库、短视频塑造的碎片化审美、直播生态培育的即时互动逻辑也在影响戏剧创作的走向。例如，有的创作团队引入观众投票决定剧情走向的机制，将网络小说常见的多结局设定转化为剧场里的集体决策实验，这种设定很有意思，增加了观众的参与感和成就感。

总的来说，数字化时代，中国戏剧的发展绝非简单的“舞台+屏幕”的嫁接，而是要在数字技术重构的艺术生态中，守护戏剧本体的精神内核。如何在算法中保留即兴表演的鲜活、在虚拟空间中存续剧场艺术的温度，是我们需要思考和探索的课题。

据《中国文化报》

